

作家心语

触动

柳岸

《天下良田》出版之后,我似乎没有了书写的欲望。我再次产生想要写点东西的冲动,是在看完一部电影之后。

《天下良田》进入了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。这是中国作家协会与平遥国际电影展联合打造的影展单元,也是“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”“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”的子计划——迁徙计划:从文学到影视。看到公示,我非常高兴,因为事先并不知道,是作家出版社申报、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的,毕竟一年入围的文学作品也不多,2025年总共入围了15部,其中长篇小说4部。入围的长篇小说作者毕淑敏、赵德发、阿宁,都是文学圈里的大咖,我一个基层写作者忝在其中,深感荣幸。而且,迁徙计划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打通了文学与影视的圈子,成为了一条直通快道,让文学和影视互相照见,呈现最好的双赢和双向奔赴。影视的基础是文学,而文学需要影视的传播,中国作家协会做出这样的设计,也许正是基于新时期大众文艺的规律。

影展是2025年9月24日至30日。去之前我一直惴惴不安,因为参加影展的目的就是要让作品影视化,项目代表要进行宣讲,宣讲人是责编或者作者。我征求责编的意见,她说一定要作者讲,作者更了解作品。我没有了平日的自信,真的不知道面对一群影视人要说什么。生怕闹了笑话。还有,项目代表和参加活动影视嘉宾一样,要走红毯,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。出发前,我非常慎重地挑了一件自己喜欢的旗袍,想着它能呈现中国传统服饰风格,

以示我中华服饰之魅,毕竟是国际电影展。可是到了平遥才知道,阴天有雨,气温较低,估计旗袍穿不了。没想到,走红毯的下午,竟然放晴了,同行的伙伴鼓励我一定要穿旗袍。到了走红毯的时候,真是尴尬极了,没有一个穿旗袍的,我还真是“独树一帜”,想回去换衣服,已经来不及了,只能硬着头皮走,好在并未有太多人注意。其实,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,实际上作为普通人没有多少人会在意你。走完红毯就是开幕式了,开幕式是在晚上的露天剧场,可怜穿旗袍的人,只有冻人没有美丽。

宣讲是26日,我抽序号比较靠前。讲到最后,我也不知道自己讲得好不好,就调侃自己,说河南有句俗语“王婆卖瓜”,本人姓王,号称王婆,但卖的不是瓜而是“田”——《天下良田》。大家哄笑,关于好与不好的纠结就在松弛的哄笑中消解。

来到平遥国际电影展,是一定要看电影的。这里放映的电影,都是国际或者国内首映。虽然我并不太喜欢看电影,但是来到这里,一定不能错过那些首映的片子。嘉宾证每天有两天免费电影票,需要提前一天约票,但到了约票的时候,一些炒得比较热的电影票就没了。我没有目标,只是约了合适的时间点,上午一场下午一场,不耽误吃饭不耽误休息就行。于是试着约了《日中》《八九点钟》等影片。

28日上午约了29日上午9时30分的《可可西里与我》,我原以为是一部国外的电影,结果是国内的一部纪录电影。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女摄影师深入可可西里十年,拍摄

野生动物的故事。故事的主线是藏羚羊的大迁徙。藏羚羊每年冬季开始活跃,发情交配,然后开始大规模迁徙往卓乃湖,在那里下崽。等到母羊下崽后,再迁徙到原来的生活区。我不知道它们为什么会这样,动物界的神秘是人类不能理解的。藏羚羊长达几个月的迁徙,路上会遇到很多危险,各种凶猛动物的猎杀,铁路、公路上车辆的干扰等等。拉近镜头,对准迁徙的羊群,镜头里的场景,让我屏住了呼吸,四头狼在远处静静观察着迁徙的羊群,瞅准猎物后,慢慢合围,而那只母羚羊丝毫不知。

结果可想而知,那只母羚羊被群狼撕咬,其余的羚羊奔跑逃命。那只随着母羊的羊羔,被惊慌失措的羊群裹挟着逃离,也许等它停下来时,已经再也见不到呵护它的妈妈了。四头狼在疯狂地抢夺猎物,大快朵颐,嘴巴和颈部沾满血渍。吃饱了,就都散去了,其中一头狼叼着未吃完的猎物走了。弱肉强食,也许是大自然的常态。

镜头转而盯着一头狼,只见它走进洞穴,一会儿又出来了,身后跟着四五只小狼崽。小狼崽们欢快地跟着母狼,来到一块平地。母狼开始把胃里的肉糜吐出来,喂给小狼。我真的惊呆了,母狼这一刻的温柔,消融了狼性的凶猛与血腥。人类对狼的认知,停留在凶猛狡诈、残忍贪婪上,这一刻母狼的吐哺,却彻底触动了我的心。之前,我只知道母狼哺乳,并不知道还会用反刍的方式哺养后代。这一幕,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,一种书写的欲望不停地冲击着我。我突然想起了“天地不仁,视万物为刍狗”,仁的本体就是两个

人,就是人与人的关系,后来发展为:爱人、友善、忠恕,说的都是人与人的关系。“天地”自然不会用人的思维考量万物,对待人和万物都是一样的,没有分别心,所以才视万物为刍狗。人是万物中唯一有思想、有语言、有自主意识的物种。同时,有道德仁义、有温良恭俭、有故事规则、有历史文化。但人类也总是用自我的思维来考量万物。于是,便有了寓言,有了《东郭先生和狼》、有了《农夫和蛇》、有了《狐假虎威》、有了《黔之驴》等等,各种动物背负着人类的思维,依旧在人类的诅咒中自生自灭。

我在想,动物的世界也许更简单,除了生存就是繁衍。而人类就复杂多了,除了食欲、性欲,还有权欲、物欲等等。当然人们看到动物界的血腥,就会裹挟自己的意图,编很多故事传播人类的思想。而人类的血腥,时常不被动物照见。比如吃,动物就只是果腹、生存,杀弱杀小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。而人类讲究的是美味,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海里游的,只要想吃,无不猎杀,所谓“食不厌精,脍不厌细”,唯人类独有。

大自然究竟有没有造物主?宇宙有没有规则?也许有,守恒、因果、和谐、共生,便是规则,便是祖先所谓的大道。道法自然是人类必然,一切反自然的,也必是反人类的,而大自然对人类的触动,也必是人类自身情愫的律动。母爱是伟大的,也是大自然得以续存的永恒,是跨种族、跨国家、跨物种的永恒。而艺术,所有门类,能对人有所触动,才是臻至美的。



太昊陵统天殿

周口民俗

古陈大地的祀典温情与文明根脉

崔中玉 文图

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祭祀,这一古老而庄严的仪式,深深镌刻于华夏文明的记忆之中。在周口这片古老厚重的土地上——从太昊陵的晨钟到太清宫的古磬,从女娲祠的袅袅青烟到商王陵的苍苍古柏——祀典文化犹如那一条条温柔的黄丝带,连缀起时光的碎片,让我们得以窥见文明根脉的悠长与深沉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,陈人“好祭祀,用巫巫”“国多淫祀”,寥寥数语,道出了古陈大地祭祀风习的悠久渊源。民间祭祀,虽难以考其确切起源,却早已融入百姓日常的烟火之中。清雍正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描绘的“正月十六日,(陈州)阖郡士民办香,诣太昊陵奠献,观者因而为市,抵晚登城。士女往来,周围肩相摩也”,正是这份鲜活传统的历史写照。如今,淮阳太昊庙会的熙攘人潮、鹿邑老子庙会的喧天鼓乐、西华女娲庙会的连绵香火,依然延续着这份跨越古今的虔诚与热闹,成为周口民间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景观。

然而,严格来讲,“祭”和“祀”在古时还是有微妙区别的。古籍有云,“祀,祭无已也”,强调“祀”是一种制度性祭祀,常指国家层面的祀典活动。相较于民间祭祀的质朴喧腾,官方祀典更注重礼制框架,彰显着历史的厚重与文明的庄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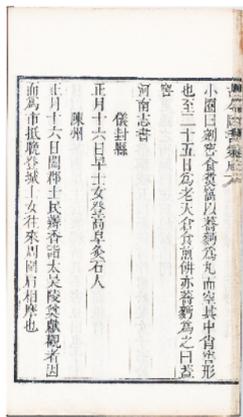
史书记载,古陈大地一直都是封建王朝官修皇祀的重点区域,不少活动都被郑重列诸祀典。比如,洪武九年,朱元璋遣官行视历代帝王陵寝36处,并下令每三年一降香致祭,陈州便占了2处(伏羲、商高宗)。由此可证,祀典文化一直是古陈大地的鲜明特色。

官方赴陈致祀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汉代。《后汉书·孝桓帝纪》载,延熹八年,汉桓帝曾二度遣使至苦县(今鹿邑)祭祀老子,并由陈国国相边韶执掌礼仪。在儒家礼制严谨的汉代,帝王如此专使致祀,实属罕见,也为古陈大地的官方祀典开启了先声。此后,历代王朝相继沿袭,使这份对先哲的崇敬在礼法之中有序传承。

三国时期,曹丕在故陈焦(谯)邑一带置谯国。隋在谯郡置亳州,唐时今鹿邑县一带改属亳州。但老子太清宫并未因行政区划的改属而陷入低谷。相反,李氏王朝将老子尊奉为祖,追封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,并改老子故里为真源县,以示尊崇。唐高宗曾亲赴鹿邑太清宫祭拜,唐玄宗亦遣玉真公主前往致祭,皇家推崇使得老子祀典影响更加深远。北宋时期,祀典文化达至高峰。宋真宗以国家典礼规格拜谒太清宫,所立《先天太后之赞碑》等遗迹,至今犹存。与此同时,太昊陵、商高宗陵的祭祀也被纳入国家礼制。北宋王汾在《修商王高宗庙碑》中写“陈州西华县北二十里曰长平乡,商王高宗之陵在焉”“见于地志,列诸祀典,固已久矣”,为商王祭祀提供了典制依据。《宋史》所载“历代帝王三年一飨”“陵寝令近户守视”等规定,标志着先贤祭祀在此地已形成完整体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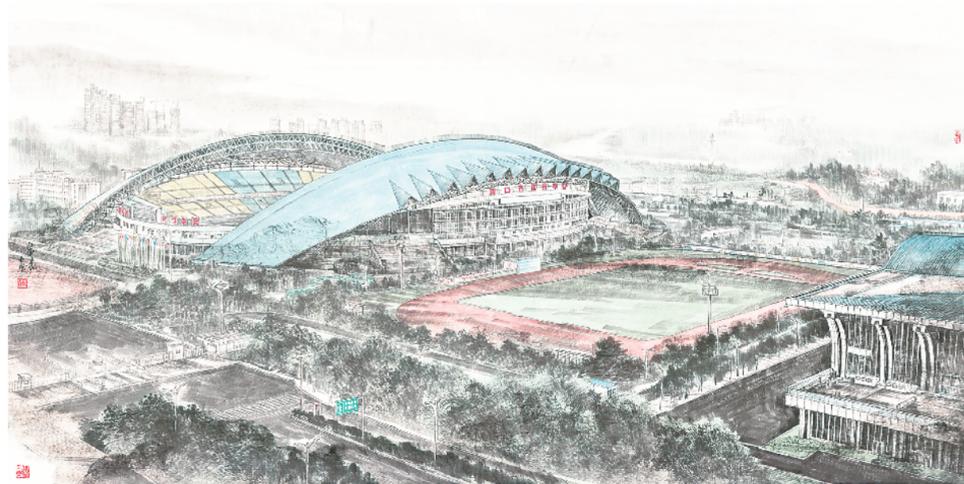
此后,祀典传统在朝代更迭中延续不绝。金代将“仲春之月祭伏羲于陈州”载入国家祀典,金章宗承安五年,还遣使赴真太清宫祭拜。明代虽因太清宫遭毁,官方祭祀一度式微,但朝廷对太昊陵与商高宗陵的祀典却愈加重视。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即“遣官祭历代帝王陵寝”,并御制祭文致祭太昊陵,将“三年一降香致祭”定为常制。明洪武四年遣会同馆副使路景贤致祭陈州太昊陵后,从明洪武十三年至清乾隆二年,又先后21次遣官同时致祭太昊、商王二陵。这些记载被郑重收入乾隆《陈州府志》,成为不朽的历史见证。

千百年间,祀典文化在周口这片土地上不断生长、沉淀。史册中的记述、石碑上的铭文、庙会中的鼎沸人声,共同织就了一幅深邃而温情的历史画卷。当现代脚步叩响古老的门扉,我们依然能从那庄严的礼仪与熙攘的香火中,触摸到先民对天地祖先的敬畏、对文明传承的执着。这缕跨越时空的香火,不仅温暖着过往的岁月,也照亮着我们共同的来路与归途。



《古今图书集成·岁功典第十五卷》关于陈州的记载。

画说周口



青春乐章 刘森作

作品介绍:

这幅作品以水墨写实的表现,将周口市体育中心的现代建筑之美定格在宣纸上,力求突出城市蓬勃的生命力。

画面突破了传统水墨的题材边界,将建筑的几何美感与周口的湿润气质相融。以积墨勾勒空间层次,用淡彩点缀人文温度,展现了体育场馆的建筑风貌,以笔墨传递出这座城市拥抱世界、面向未来的精神气象。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间,让水墨氤氲体现周口的蓬勃脉动。

龙湖雪韵

杨亚州

在岁月的长河中,总有一些画面让人难以忘怀。当大雪纷飞,淮阳龙湖便化身为一个梦幻般的世界,像一幅空灵的水墨画卷,徐徐展现在世人眼前。

大雪时节,天地间一片银白。淮阳龙湖,这个古老而神秘的湖泊,被雪花温柔地包裹着,沉睡在宁静的梦境之中。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,化身无数个白色的精灵,轻盈地舞动着,给大地带来了一份圣洁与安宁。

远远望去,龙湖是一面巨大的镜子,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中。湖水在雪花的映衬下,显得更加澄澈透明。湖面上,一层薄薄的积雪覆盖着,宛如一块洁白的丝绸,光滑而柔软。雪花落在湖水

中,瞬间消融,只留下微微的涟漪,那涟漪一圈一圈地扩散开来,变成神秘的符文,在湖面上跳动着生命的节奏。

清晨,沿着湖边漫步,脚下的积雪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那是大自然演奏的美妙乐章。湖边的垂柳早已褪去了往日的翠绿,换上了一身银装。柳枝上挂满了晶莹剔透的雪花,像一串串洁白的珍珠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美不胜收。每一片雪花都像是一个小小的艺术品,有着独特的形状和纹理。有的雪花呈六边形,精致而规整;有的雪花则像是不规则的碎片,充满了艺术的张力。柳枝轻轻摆动,雪花簌簌落下,一场微型的雪景,在空气中弥漫着梦幻的气息。

湖岸边的芦苇也被雪花覆盖,变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。芦花在风中舞动着,向人们展示着它的坚韧与顽强。芦花上的雪花像是一层薄薄的糖霜,给芦花增添了一份甜美与温柔。芦苇丛中,偶尔有几只小鸟飞出,它们扑棱着翅膀,抖落一地的雪花,为这寂静的冬日增添一份生机与活力。

走近龙湖,湖水澄澈。在雪花的点缀下,湖中的鱼儿似乎感受到了冬天的气息,静静地游弋在水中,偶尔吐出几个泡泡,打破了湖面的宁静。那泡泡缓缓上升,在水面破裂,化作一圈圈细小的波纹。湖面上,几只小船静静地停泊着,船篷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,等待着主人的归来。船篷的边缘,垂挂着一串串冰棱,长短不一,晶莹剔透。在阳光的照耀下,冰棱闪烁着五彩的光芒,如同梦幻的水晶吊灯。远处,一座古老的石桥横跨在湖面上,石桥上的栏杆也被雪花覆盖,显得古朴而庄重。栏杆上的雕花在雪花的覆盖下若隐若

现,诉说着古老的故事。站在石桥上,望着眼前的美景,仿佛穿越回了古代。

当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龙湖上,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。雪花在夕阳的映照下,闪烁着金色的光芒,宛如无数颗璀璨的宝石。湖边的树木和建筑物也被夕阳染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,显得更加美丽动人。此时的龙湖,如一幅金色的画卷,让人陶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

夜幕降临,龙湖又恢复了宁静。雪花依然在纷纷扬扬地飘落着,湖面上泛起一层薄薄的雾气。湖边的灯光依次亮起,好似一颗颗明珠,点缀着这个美丽的夜晚。灯光下的雪花闪烁着柔和的光芒,如同夜空中的星星。

龙湖的雪景,是大自然的杰作,也是人类的瑰宝。在这雪后的龙湖边,人们可以放下疲惫的身心,享受一份宁静与美好。让我们珍惜这片美丽的土地,保护好这份大自然的恩赐,让龙湖的雪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